

原刊景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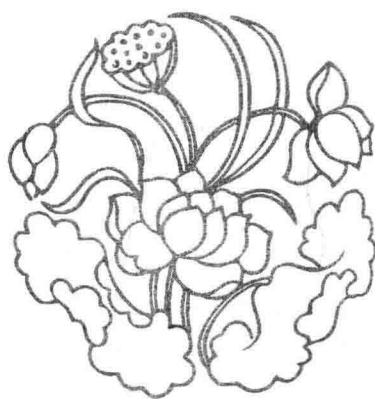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68 卷



現代佛教

中國書店

現代佛教

第五卷 第四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十日出版

卷 頭 語

現在，正是電燈法行的時代。別的不談，祇要稍用心來觀察中國的佛教，就知道昔日的電王現。佛對受領：「末法的時候，做你的弟子，敗壞你的教法」的話應驗了。現在中國的佛教，可說是魔王時代的佛教。佛教的真理真事，被惡偽法偽事，無頂方施之徒，能使得愛人不信覺的徒衆呢？名山古剎，成為魔衆爭奪的場所，使有心人觀之，能不感慨係之！

佛教在世間，原為解脫世人之苦惱而設，現在佛教既成為虛偽，這人世間何必要這化人人魔的一教呢？雖然，法久弊生，積偽亂真，是生滅變異法的常態。祇要我們為佛教徒者，認清怎樣纔是真的佛教，怎樣是假佛教的電教。秉智慧劍，堅正見幢，轉法輪於處處，破魔網於重重，不難恢復佛教的本來面目也！願真正的佛教徒，急起而應之！

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本刊旨趣
 團結現代僧伽
 住持現代佛教
 建立現代佛學
 指導現代社會

現代

第五卷

卷頭語

社評

編者(首頁)

國難是誰的責任

象賢(二八一)

國難調查團的使命

隨緣(二八四)

要中國佛教會做什麼

警公(二八五)

論壇

論今日中國佛教之十大病

大雷(二八七)

佛教的宇宙觀

智光(二九四)

佛教的女性觀

恆寶(三〇九)

譯著

中國佛教大事年表

(續)

大醒(三一五)

研究

評印順共不共研究

太虛(三二五)

佛

教

期 目 次

俱舍論中「中有」之述評

說 林

默如(三二七)

生與死

慧 常(三四一)

略說三種無分別智

寂 頤(三四四)

略說蘊界處

智 光(三四六)

說勝義諦

襟 亞(三四八)

雜 集

南山律學院曇花一現記

岫 庭(三五二)

止止齋隨筆

止 止(三五四)

白 補

太虛大師致日本佛教聯合會書

太 虛(三六二)

佛教要聞

記 者(三五九)

編後記

編 者(三六一)

本刊歷史
於民國十七年
創刊現代僧伽
至二十一年改
名為現代佛教

本刊發行以來，多承諸方大德沙門高僧居士
發心捐助，使本刊有今日的發展，成爲大本
月刊。本刊同人感激萬分！中國佛教在末
理以前，本刊同人當盡力始終一致的貫徹本
刊的宗旨向前努力。同時仍望各方大德沙門
高僧居士不違諸教度生的本願，永久發心護
持本刊，或自捐，或代募，功德實爲無量！
本社收到捐款，除每期報告賬目外，均特登
載本刊誌謝，以示公開，并表不忘之意！

現代僧伽社編輯部啓



社

評

國難是誰的責任

象賢

四月七日，國難會議在洛陽開幕，至於它的成敗怎樣，還不是懸崖和高峰，是在事實的努力，將來自會給我們一個總答案——就是事實。行政院長汪兆銘氏的計開會中關於責任和權限問題的責任問題說：

「第一點是責任問題，此次國難的產生，是吾山國民黨做出來的。對此問題，我們不欲加以多辯。但是如果由中國的情狀和世界的大勢看起來，則中國人欲求自由平等，國難一定發然的；不過國民黨同志，對於國難的責任，完全是不能推諉的。我們今日來此開國難會議，並不是想將國難會議的責任，推於國難會議諸君身上，我們且一點沒有推諉的意思。」（四月八號剪報門商報）

汪氏關於國難的產生和責任，說得非常之漂亮。國難的責任，他承認國民黨同志完全不能推諉的；不過國難的產生，是因為中國的情狀和世界的大勢，一定會發然的。這樣一來，我們中國的國難，是世界的不是中國的。換句話說：世界的大勢，如果沒有改進，中國的國難是已被上帝賦定了一一定會發然的了。這樣弄成中國的國難，是全世界使她發生。更確切漂亮的話，就是中國國難的責任，便應該由全世界來負，不必由我們中國人來負。但是汪氏畢竟是個漂亮的人物，畢竟是國民黨的領袖，畢竟勇於任過，所以說：「國民黨的同志，對於國難的責任，完全是不能推諉的。」不過加了一個「不過」二字而已。

但是我們讀了汪氏這段言論，覺得太具體太哲學化了，流於虛無漂渺的樂觀了。世界的大勢，果然是中國國難產生的許多原因中之一種；但是在實際的來觀察，由於中國本身不良的情狀，這不良的情狀自然也不無和世界有多少的關係，究牠的根本還是中國本身的不健全。換言之，與其將中國的國難責任推諉到世界上去，不如爽爽快快地還是自己中國亦體荷擔起來！這樣，中國方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不然要世界來荷擔中國國難的責任，就是乞求世界來救濟中國，這是怯弱者表示他的可憐和哀求的心理，完全失却大丈夫堅毅剛強之風，陷全民於無自拔的頹唐精神中。

所以無論那一個國家，發生不幸的事情——如我們中國這次的國難，在這領土內的國民，都應負有他的責任。這就是顧亭林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意思。但是在現在中國的國民，文盲占百分之七十，教育未普及，人民知識全無，這能討論到「匹夫有責」的問題。所以負國難的責任，當然還在知識階級。但是在民十五年後的中國，是國民黨黨治的中國，是黨權高於一切的中國，所有軍政教育最高權，都是在國民黨手中，國民黨在訓政時期，領導中國民衆向前走中國的一切一切，應該欣欣向榮的走上孫理理所理想的新中國大道。那裡知道爲世界富源的東三省的失落，遠東繁華的淞滬被轟擊；不在滿清和軍閥時期，却在我們國民黨統一中國的時期？這個責任，要誰來負擔？

我們剖析的來觀察，這次國難的產生，當然有牠

的歷史的遠因和世界的大勢以及國內不良的情狀爲動緣，而最有力的近因，誰也知道是國民黨徒本身的不健全，因黨徒的分裂，隨少數領袖意見的角逐，內戰不時的發生，政潮隨時的起伏；苛捐所至，草鞋有捐，鋤頭有捐（馮玉祥在西北的雜捐）；病政所施，鴉片公賣，賭博公開，（這已普遍全國了）。黨徒民意厭於黨，在這二十世紀世界各國競爭的時代，這樣全身是病的國家，不立即覆亡，可謂得天獨厚了，發生這次的國難，我覺得尚是幸事。從此以往，不即應病下藥，立求健全，死神的來臨，指日可待，還有什麼國難以責任問題可以討論呢？

我們覺得在這國民黨領導之下的中國，所產生的國難，國民黨無論怎樣躲避也是躲避不了的。因這，所以國難會議中有取消黨治代以民治的主張，但這仍然沒有視察到中國病源的所在。中國這次國難的發生，就是全國民衆沒有責任心，尤其是國民黨黨員沒有責任心，原因不是一黨專權就會壞。現在我們祇要國民黨的黨員，上至領袖，下至小黨員，有沒有照中山先生所創國民黨主義去實行的決心，有沒有所行的和自己黨的主義相違叛之處？暢快的講一句，就是多數的黨員，有沒有了黨的責任心去實行黨的使命？黨員既不能忠實他的主義領導全國的民衆，做全國民衆的模範，實現黨的主義，這就是國民黨的黨員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同時使全國民衆不能盡國民責任，甚至與黨背叛，害國殃民，這在中山先生忠實少數的信徒中，也未嘗不有痛心的表示，故中國的

病源，不在黨治和非黨治的問題，完全在領導民衆者有沒有盡他的責任的問題。這次中國國難的產生，領導民衆的國民黨的黨員，年來不負責任和背叛的行爲，這是最大的病源所在。露骨的說，中國還沒有真正的黨治，也就是沒有真正的國民黨，也就是缺乏忠實於中山先生主義的信徒，以致演成中國這樣歷史上的一頁的慘史！

汪氏說『國民黨同志，對於國難的責任，完全是不能推諉；實際，無論怎樣的推諉，也推諉不了。時至今日，國民黨的黨員，都像汪氏一般勇於任過，痛悔前非，無論在軍在教育以及小黨員，從此以後，都能爲民衆謀利益，爲民族求解放，爲國際爭地位，真實領導民衆，和民衆合作起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及此而不圖，則中國必亡在國民黨手中，中山先生有靈，也不知道怎樣地悲傷！所以我們覺得做一個領導民衆的黨員，必須具有佛教徒自我犧牲的精神，凡有利於民衆的，合於真理的，雖捨頭目髓腦，也甘願以赴之！黨員具有這樣的的精神和實行，以盡他黨責任，領導民衆向前跑，那裏會和民衆發生惡感？必定得民衆甘苦與共的同心，得全民衆的信仰。倘使中國領導國民的黨到了這樣程度，牠的力量和成效自然具有非常的偉大，不但黨員盡他自己的責任，同時使全國的民衆，都能盡自己的責任，全國上下有一致整然地步驟，雖有萬惡的帝國主義者，怎樣地想來侵略吞併，也自然退避三舍了；世界的大勢無論

怎樣的壞，也影響不到我們的國家，並且能夠轉移世界的大勢，而做全世界一切運動的中心點，實現中山先生『天下爲公』『大同世界』的理想。

但是黨員怎樣地會使他們這樣地盡責任？凡是黨員應有嚴格地修養，訓練成功每個黨員俱有偉大的人格方可。這種偉大的人格，不僅僅依靠中山先生的主義可以養成，因爲中山先生的主義，是偏於政治上的革命，偉大的人格，是須從深邃的哲理和高尚的道德訓練成功的。世界上具足深邃的哲理和高尚的道德，理與行打成一片，而且不背於現代科學的精神，而又能合於中山先生最後的目的者，捨佛教外更沒有其他學說了。

中國國難的責任，不僅是國民黨的黨員不能推諉；就是我們佛教徒，也不能推諉的。因爲現在的佛教徒，不但沒有菩薩入世度生的精神，而且連出世的轉輪也沒有；祇知混生活過日子，既不從事真修，又不宜地真理；不然，佛教的真正思想，必定會影響到一般社會，人民的風骨不會遭到這樣怯弱無能，國事也必定不會遭到這樣田地，這是我們佛教徒不能不負有相當的責任。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國民黨的黨員，須具有出世自我犧牲的精神，以實行他的使命和責任；佛教徒應具有入世利人的精神，以恢復原來菩薩救世利人的責任。國家的富強，立時可得，一洗今日和過去我國民族史上種種的恥辱，以和全世界的人類，享着和平的幸福！全國的國民，能認清這一點，然後方知道國難是誰

的責任！

國聯調查團的使命

自去年九月十八日滿洲事變，至今年一月二日日軍佔領錦州，東三省全盤已為日本所強佔；一直至上海開北、江蘇、吳淞、蕪湖、南翔全部陷落後，中國始終是信賴國聯的。國聯雖於去年九月三十日，十二月十日正式通過決議制裁日本侵略行動，而國聯既不能使用盟約之規定，以使處于會員國之中國得其應得的保障，反足使日本益無忌憚，益加暴行。因國聯一方雖有決議而不實行制裁日本，一面則對日本徒勞實驗失其國聯本身的威信，此所以中國東三省陷落後又有淞滬的毀滅！

國聯調查團團長英敦李頓氏，團員美國麥卡登、法國克勞德、英國馬柯迪、德國希尼氏等一行八人於三月十四日由日本抵滬。在滬已曾調查戰區關北、江蘇、吳淞等地；至京平漢而北上，經過各地，均受歡迎。這正是中國人民對於國聯的高分信賴，且上下一致，確信國聯調查團必能以判斷力作調查之切實工作，調查團亦常不負其此次調查巨大的使命！

國聯調查團的使命，誠如李頓氏所言：「國聯調查團此次前來遠東之使命，非惟考查事實，且將處理中日於一國聯中爭執之議案，指使中日兩國樹立永久和平基礎。……國聯調查團之使命，實明於解決議案中」

四月十日。

隨緣

如曰「理事會決定派由五人所組織之委員會，以實地研究為目的，凡與和平有關而影響國際關係之任何中日間之破壞或諒解，須隨時將情形報告理事會」。我們正熱望國聯調查團能切實負此重大的使命！

調查團調查的工作，即在考查事實。東三省現已由日本以暴力迫使溥儀等組成了所謂滿洲新國，實際東三省的一切偽組織均為日人所造成的，溥儀等皆是傀儡。此次調查團欲赴東北調查，日人當自有預備，以施其掩護調查團耳目的鬼技。如調查團在上海關北一帶調查時，日軍使漢奸故懸青白旗，以掩人目一樣。故調查團欲求考查事實的詳細，一方須注意研究中政府及人民團體的翔實之報告，一方須用純客觀的態度與判斷，以耳聽目視，實地研究，庶免真偽莫辨，是非難明，而纔能得到調查事實的結果。

我們之所望於國聯調查團者，即在能調查日本已強佔中國領土東三省的事實之明了。如所謂滿洲國事實上皆為日本一手佈置，強索傀儡登場，以致世人耳目者，這是調查東三省的第一焦點。

至於調查團對於此次調查將來報告的結果如何？想調查團當然只有一秉良心而作公正的報告。自去年九一

八後，日本已一味蠻橫，不惜破壞國聯盟約、九國條約。非但公約，而國聯調查團代表整個國際聯合會負有調查中日事件的五委員，當不致「助桀為惡」，一任整個國聯威信權力喪失於日本一國之手，使世界全無公理正義之可言！但國聯是否制裁日本對中國的暴行，即看國聯是否以世界尚有公理正義為斷定。故國聯調查團委員李頓氏等五人此次之調查，非但負「考查事實，日將

要中國佛教會做什麼？

中國佛教會成立已經四年，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亦已召開三次；今年四月應該照例舉行大會，據該會通告，云現在上海時局未定，交通未復，所有大會日期，因此勢必改變了。以該會過去的成績而言，所謂四屆代表大會，其實可以無須召集，因為照例開會，會而不議，議而不行，勞人傷財，是又何苦呢？

以時代而言，以中國現狀而言，以中國佛教衰敗的景象而言，自當有組織佛教會的必要，在當組織之初雖不完善，但仍思年有進步，或許亦能做出些事來，豈知以三年之試驗，佛教會絲毫沒有進益，佛教徒一點仍未覺悟，實為無窮之憾！

中國佛教會本身既不健全，各省縣的佛教會亦只有同着空掛招牌而已。近見浙江佛教通訊社發出一啓事，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處理中日於一國聯中爭執之議案，藉使中日兩國樹立永久和平基礎的使命，實則調查團此行之五人，實為世界和平之關鍵！國聯比如是一慈航，世界各國乃所載之過客，今調查團五人正似駕駛司機者，其關係有如此之重大，望調查團諸君珍重此行！

四月八日。

警公

「敝社頃見到中國佛教會第三屆第四次執監委員會聯席會議記錄及該會歷次會議記錄，不禁發生疑問如下：

一、中國佛教會近來所發之上下行文件，每備用圓瑛一人或連王震二人署名，是否已廢除委員制而改為獨裁制？

二、議決學制起草聘請教育專家胡蒙子起草，此學制若是國民教育學制則已有教育部所定學制，何用此教育專家來定？若是佛教教育學制，則應請佛教教育專家來定，亦何能由胡蒙子起草？

三、在各次常會，事實上出席之常委，僅圓瑛王震二人，其餘若關綱之（○○代）德寬（○○代）仁山（○○代），可知每次常會皆不能成會，而會

議錄是否出於該會秘書等偽造？

四、代表大會交下選舉方法原則，議決推舉康侯起草，全國佛教綱索，應注意各人選舉被選舉之權，是否將爲一二人操縱？

右四端乃事關全國佛教者，爲我全國佛教綱索所皆應注意而糾正之也！

查中國佛教會自去年六月十四日在上海功德林開過一次所謂「執監聯席會議」，以執委候補執委及前屆執委二十五人（），監委十二人一人未到，就議決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由王一亭、圓瑛二氏主持。自此會之後，會務即由王一亭圓瑛二氏主辦。（對外發出文件，居然亦有由圓瑛氏個人簽字者，其爲可笑）。去年九月十六日，又開所謂「第三屆執監委員會第三次聯席會議」，出席者僅十四人；今年一月十六日，又開所謂「第三屆第四次執監委員聯席會議」，出席者僅十八人。查第三屆代表大會選出之委員，爲執委三十六人，監委十二人，是執監委員共四十八人。以每次會議均不足法定人數。且去年六月十四日之執監聯席會議，無形取消不用常委之制，所謂以王一亭圓瑛二氏主持，不知係根據何種人民團體組織法而有此種荒謬的決議？且當去年自黃健六認爲選舉非法後，紛紛辭職之執監各委，迄今并未見復職，又未見有遞補者。因此，就事實而言，不但如浙江佛教通訊社對於中國佛教會所發「是否已廢除委員制而改爲

獨裁制」的疑問，已無根據。而根本中國佛教會的本體已自己解散，其理由即（一）法定選出的執監委員四十八人多數未就職；（二）第一次執委會出席人數就未及半數；（三）已有多數執監委員聲明辭職未復職；（四）每次所開的執監聯席會議均未足法定人數；（據該會報告雖有十四人十八人的數目，但人名俱莫明）（五）常委從來未正式出席會議辦理常務。單就此一點，中國佛教會已不成其爲一個會了！

中國佛教會本體既不能成爲一個健全如法的集會，其所行之事當然不能發生效力！至浙江佛教通訊社所發問之第二、三、四各端，均已無評論之價值！

再查中國佛教會章程原定舉辦的事務：（一）舉辦慈善公益，（二）普及平民教育，（三）提倡農工事業，（四）設立各種研究所，（五）宣傳佛教，（六）整頓教規，（七）其他關於佛教應興應革的事項；中國佛教會名義上成立已經四年，試問事實上做出的是些什麼呢？

現在，全國佛教徒如其仍要中國佛教會只個東西存在，應該從速起來改組，事事以期於合法，（自會議法選舉法認真做起）實行整頓佛教及一切應興應革的事項；不應再事苟延，空掛着招牌，耗費金錢，欺蒙社會！不然的話，我們只有乾脆的問一聲要中國佛教會做什麼？



論

壇

論今日中國佛教之十大病

大雷

引言

佛教到了今日，可謂通身是病的時候了；倘仍然一任其遷延時日，不請名醫診治；那麼，唯有等候他最後的一口氣了。我們佛教徒中雖有少數的覺悟份子，明知這危險時期的到來，但是諱疾忌醫，寧可靜待死神的光臨。其餘的都茫無知覺，正如法華譬喻品中所說：「大火猛炎，四面俱起，而此諸子，貪樂嬉遊」的情形一般。更有少數中少數的先覺，雖大聲求醫，無如病根太深，醫者似亦束手無策了。所以醫今日中國佛教之大病，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能奏效的，必須細診病根，偏觀病狀，然後應病施藥，纔見效果。現在本我所觀察

到的佛教病根和病狀，作一個招請名醫的廣告，開列十種的病態；當世不無應化之藥王藥上薩，唯願不憚慈悲，施阿伽陀，恢復佛教向日的健康，是所厚禱！

● 寺制不良

中國佛教的代表者，自然是寺院和僧衆，僧衆，是離不開寺院的。所以寺院的制度好壞，影響於僧衆的本身巨大。

現在佛教寺院的制度大概分三種：一剃髮子孫制；二傳法子孫制，三十方選賢制。

怎樣叫剃髮子孫制呢？大概多數是小的寺院是這樣

制度。就是初出家的人，在那個寺院剃頭髮，禮那位和尚做師父，那個寺院，是他的剃髮常住，將來他在那個寺院裡有富家的希望。假使那個寺院規模小一點，人丁不大旺，他的師父一死，他就馬上可以當家，往往有些大戒還沒受的名字沙彌，今日出家，明天就充當家者有之。或規模大的且有長久的歷史的，而丁財兩旺的寺院，就分成幾房幾十房輪流當家，誰當家這個寺院的財產就歸誰管理。同在一個寺院之中，因為有幾十房，所以各立門戶，各收子孫。這麼一來，小寺院成其為世俗的小家庭，大寺院成其為世俗的大家庭。在這種寺院環境之下，怎樣能有出格的僧材？怎樣能使他上佛教正法的軌道？要他不成為完全俗化是不可能的！

怎樣叫傳法子孫制度呢？大概多數的大叢林是這種制度。就是出了家受了戒後，有志（？）的青年僧伽，去住講寺、禪寺、律寺或聽經，或參禪，或習律。比較上聽經的少有成就外，其他的不必有真參實行，祇要年齡輕一點，娘生的頭臉有福相點，對於那個叢林的住持巴結點，能夠巧言令色的取悅於他（住持）的心理，他覺得你這個儒子可教也，會給你（青年僧）有親近他的機會，時加青眼到你的身上，你們的同住都覺得你有福氣，你自己也被虛榮心所籠罩，也覺得有不可一世之慨。在這不久之間，鬼鬼祟祟的他會使你丟三個頭定法，你的地位也就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了。於是一帆風順，由小執事（如侍者悅衆之類）而到大執事。你果能對於你的定了法的師父，必恭必敬，百教百聽，他覺得自己年已老了，

或未到年老已有相當的儲蓄了，不願意再幹下去了；那麼你的紅運到了。他就會召集諸山法眷，把他的大紅祖衣付給你，在你的名字上加以傳臨濟宗，或天台宗，或南山宗，第幾十世的心印了，你就會走上你發財之路，代你的法師師父做了一個叢林的住持大和尚。你將來想找法子，一如你的法師師父找你，可以如法泡煮。這麼一來，這種傳法制度成為營業化了。在這種寺院氣氛之中，怎樣能造就住持佛教的僧寶？怎樣能使青年的僧伽不受麻醉？這種制度，不使牠完全成為商業化也是不可能！

怎樣叫十方選賢制度呢？這是很少數的大叢林的制度。就是這個大叢林的住持，不是由這叢林剃髮和傳法的子孫，是由這叢林中的執事和近隣的諸山長老選聘來的。這種選舉，也同現在國家社會選舉法差不多。選舉時當然是公開的，被選舉的人，當然應該是有道德有學問有聲望的。但是現在的選賢制，也已成一個過去的名詞而沒有其實了。被選的未必是賢；選舉時未必是公；都是一般狐羣狗黨上下賄賂而來。所以每逢一次新舊住持交替時，那個叢林的風潮也隨時起伏。因此，賢路閉塞，不肖之徒囂張，這個十方選賢的叢林，成為羣狗爭骨之場了；還有什麼賢可選呢？

上面三種制度：以剃髮子孫制度最壞，完全和佛教宗旨違背，其禍害於佛教也最深。傳法子孫制，有少分合於佛制，在從前多明眼知識的時代，或行之有利，在現在弊多利少，禍害佛教，不亞於剃髮子孫制。唯十方選賢制，深合於佛制，不過現在被野心者所操縱，但稍

有機會，比較上有改革之可能。

現在代表佛教大小的寺院，雖有各不相同的門戶，住持制度是不出這三種所有的弊病，大概如上所述的情形。

● 住持弄權

寺院的住持或當家，（下去通名住持）既由上面三種制度而產生，故一旦得任住持，就把這整個佛教十方僧衆有分的寺產，都化公爲私，成爲住持個人的東西了。待遇清衆如奴隸，自己的子孫如貴族的少爺，而自己本人當然不言而喻了。所以致此的原因：一、因住持之權在那個寺院裡是無限制高於一切的，故住持大權在手，任意作威作福，什麼事（如經濟等）都不公開，誰也不敢過問。二、在未做住持在候補住持時，已經有相當的預備，所以一旦做了住持，就有那些當地土豪、劣紳、佛棍、來做他的保鏢，助長他的勢炎，張家太太或李家的小姐們，來做他的護法，以接濟他的金錢；這樣地有勢有錢，他之任情舞弊，誰也奈何不得了——祇要每年的酬勞保鏢師的一筆款外，什麼事也沒有了。縱有意外，也會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這是現在一般大小的寺院住持的現象。

● 門戶見深

佛教在印度，原有所謂「小乘空有，大乘性相」之分；到了中國，大乘分派愈多，小乘反隱晦。在昔時若天台

、賢首、慈祥，若淨土、禪宗、律宗等，雖各派研究實修，都以整個佛教教理爲牠的基礎，平等平等，無有高下。唯在這平等上依據經論傳記等，爲牠修證教誡的施設的作用，同時在作用上顯其特殊偏勝之點，以誘掖新學做入手方便的階梯。好像我們去南京，有水陸空千歧百途的絲網般路線不同，及到了南京，則唯是一個南京。佛教的分宗分派也是這樣，無論從那一派入手，真能順流而入，終唯有投入一個平等一味大淵海。故佛教的分宗分派，如是如是。到了宋代兒孫的今日，智慧日淺，執見日深，死守派別，愈發紛爭。

若天台宗之與賢首宗：把法華華嚴，互競高下；將智者賢首，妄評優劣。我以前聽人說：州某佛學校，上午講賢首宗，下午講天台宗；上午講天台的法師，後提法華經怎樣怎樣地圓實，抑華嚴經爲實中有權妙中有粗；下午講賢首的法師，則後提華嚴經是佛轉根本法輪是別圓，法華雖妙，終是攝末歸本，與三乘共，圓雖是圓是同圓而非別圓；於是令學僧茫然莫知適從。甚至兩法師同桌吃飯時也起口角：謂賢首爲七帝之師，智者則二帝之師，差賢首五帝，怎樣得和賢首並論呢？你看多麼幼稚的思想。

至於禪宗：斥淨土宗爲鈍根性，是愚夫愚婦之行，斥學教者，是蠅鑽紙塵；律宗是小乘行徑；唯禪宗是頓超直入。其他各宗之斥禪宗，爲盲修瞎煉，是野狐禪等等。同時每一宗和其他各宗，都有相似的排斥。

實際，現在各宗，都離却佛教的大海，苟活在一牛